

法性”时，老贾经常会帮忙解释；而每当遇到突降的暴雨，老贾也会帮着他收拾。

一年多前，老贾想请李雄刚帮他剪一只“会飞的猪”。因为老贾属猪，一个月后就要退休了，想到自己劳碌了大半辈子，一直匍匐在地，就想在退休前能有“一飞冲天”的感觉。

李雄刚找来色彩最显眼的几个易拉罐动手。他先是剪了一堆花花草草，贴在画纸底部，然后在腾空“地面”几厘米的位置，粘上了一只猪，又用极细小的易拉罐贴片，在猪的后面粘上了一片尘土和青烟，猪一下子有了腾云驾雾的感觉。

接过这只猪，老贾正想要给钱。李雄刚赶紧阻止，“我们的街头是有温度的，而温度要靠双方来维持。”

街头的一切，充满未知。用李雄刚的话来概括：“街头艺人就是靠天吃饭。”一年中适合街头艺人演出的季节也就一半，“从春节到5月底，还有9月开学到11月中旬，天气是比较宜人的。其他时间就要自己扛”。

六年过去了，李雄刚可以算作是在街头表演最久的艺人之一。现在他还是要求自己每周必须要有2天是在街头出摊的。他打算在街头待到60岁退休。之后，他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非遗的传承上，也会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。

既然做了，就要认真做好

就在这个街头，湮没于日常生活的艺术情怀重又被点亮。平时在超市里看到35元的面包都舍不得买的阿姨们，却会在演出的最后，爽

气打赏50元。

李雄刚的梦想，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人，可以欣赏街头艺术。“我们走上街头，就是去传播艺术的。”

正是他的这句话，鼓励了剪纸艺人汪巧妹第一次独自在吴江路表演。汪巧妹是上海第八批持证街头艺人，也是第一个持证的剪纸艺人。她坦言，当初考证也是在朋友的推荐下无心插柳之举，“就想着去试试也不是什么坏事”。

“但我老师知道我要去当街头艺人的时候，非常诧异。说得不好听一点，有点乞讨的感觉。”汪巧妹口中的老师正是海派剪纸大师周若妹。2013年前后，马上就要退休的汪巧妹想给自己的退休生活找点乐趣。由于从小喜欢剪纸，她便托人问来了周若妹的电话，希望对方能收她为徒。

没想到两人一见如故，周老师爽快地答应教汪巧妹剪纸。从此，一周两次，汪巧妹都要一早出发，花一个多小时到周若妹位于颀桥的家中上课。如今，汪巧妹也正在申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海派剪纸的传承人。她与周若妹之间亦师亦友，“除

了疫情期间，我每周四都要到老师家中学习交流”。

多年前，学成的汪巧妹创建“老宅剪纸”工作室，并注册了“老宅剪纸”商标专利。为推广和普及传统剪纸艺术，除了收徒之外，她还积极参与学校、社区和企业的剪纸教学和培训，也多次作为上海文化代表使者出访国外。

但讲课经验再丰富，也与街头表演大相径庭。最初走上街头的那段日子，每次表演汪巧妹都是低着头默默地剪，不与路人有任何交流，“还是很不好意思，怕遇见熟人”。当时的她只敢在静安公园和金虹桥广场这样比较大的场地排班，“因为一般我们身边，还会有其他唱歌的艺人在”。

近年来，街头演艺事业得到政策越来越多的倾斜，街头艺人亦从原本的野蛮生长逐步过渡到规范治理，形成城市街头一道独具韵味的风景线。随着城市夜经济的点燃，街头演艺文化的春天悄悄来临，大家对街头的艺人认知也有了改变。

汪巧妹也越来越认同自己的“艺人”定位，“就像李雄刚老师说的，我是来传播艺术的”。她渐渐开始抬起了低下的头，也会和驻足的行人交流攀谈。有几次，她还把自己的小徒弟也带上了街，一起给路人表演了剪纸的魅力。

“老实说，我现在其他事情也很多的。但街头艺人就是放不下，既然做了，就想把它做好。”汪巧妹说，或许这就是街头特有的魔力。如今就算再怎么忙碌，她都努力实践着当初拿到证书时的承诺，“作为街头艺人，尽量每个月都上街表演剪纸这门中国古老的传统艺术”。

右图：汪巧妹和她的剪纸。

